

# 2011年新加坡弘法大會—淨業三福

孝親尊師 胡小林老師主講 (第一集) 2010/12/3

1 新加坡博覽中心第一大廳 檔名：56-088-0001

各位法師，各位同學，各位嘉賓，大家下午好！本來這個題目是「中國傳統文化帶動企業走向成功的啟示」，老法師的意思，還是講一講自己孝敬父母這方面的一些體會。他老人家跟我說，三世諸佛淨業正因，淨業三福，第一福的第一句話就是孝養父母，他說你在今年做了一些，有很深的體會，要把這體會拿出來供養大家。在講之前，我首先聲明，我是一個不孝敬的孩子。所以我剛開始跟老法師說，我說我能不能不講這個，因為這個是我做得最差的。老法師說現在很多人都不做，你由不做到做，這個轉變很重要，拿出來鼓勵大家。我說您要這麼說，那我就講講我今年從七月底一直到我老父親往生，十一月二十八號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這四個月，大概一百二十天左右跟我父親和母親在一起點點滴滴的一些故事。

一個企業家，為什麼要孝養父母？孝養父母跟掙錢有什麼關係？是，孝養父母很好、很應該，是一種美德，但是跟我的事業，跟我自己的小家庭，跟我的健康有關係嗎？能幫助我掙錢嗎？能幫助我考上大學嗎？能幫助我考上研究生嗎？能幫助我出國深造嗎？能讓我有一個好身體嗎？如果我們今天不把孝養父母跟我們現前的實際利益掛鉤，不把這個道理講清楚，現在這種商業社會，現在這種競爭的社會、科技的社會，人們很難回過頭來進行孝道。所以勸大家孝不是激動，也不是感動，而是要把實實在在的理論給他講清楚，當大家的理要明白了，大家自然就會回家孝敬父母。

所以我從七月底，香港回來以後，回到父母身邊，真實的做了四個月的兒子，對佛在經典上講的，還有我們淨空老和尚講的，還

有印光祖師講的開始有體會。我們是學佛的同修，我們學佛的同修都知道這麼一句話，「一切法由心想生」、「境隨心轉，相由心生」。這個理論告訴我們，我們如果想得好報，我們如果想得到現實社會的殊勝利益，這當中包括五福，升官、發財、有子、康寧、壽考終，這都是依報，換句話說，這都是客觀環境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正報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念頭。下邊的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，我想修這個心，我想修一顆純善純淨的心，所以我才能得到這樣好的物質跟精神的享受。沒問題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你有好心你得好報，你有壞心你得壞報。什麼是用最高的效率、最有效的方法、最穩妥的方式，能把我們這顆目前不太好的心給它修好，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。

有沒有一個好方法、好地方、好措施、好手段，讓我們把這顆心迅速的修好、迅速的契入境界？這是在座的每一位同修、學佛的人都希望得到的答案。佛有沒有說，印光老和尚說沒說，淨空老法師說沒說，如何高效率的、穩妥的修這顆心？說了，只是我們心粗而眼翳，忽略了，左耳朵聽進去，右耳朵出來。佛在《觀無量壽經》上說，「三世諸佛，淨業正因」，第一句話，「孝養父母」。你看，學佛，成佛，無論是過去的佛、現在的佛，還是未來的佛，從哪開始修起？孝養父母。印光老和尚說，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諸惡莫做，眾善奉行，持戒念佛」，他也說敦倫。敦倫，五倫，第一倫就是父子有親，你看也從孝養父母開始。老和尚力主這麼多年推薦的《弟子規》，「首孝弟」，第一個就是孝。老和尚在講《了凡四訓》的時候，說積善之方有十個方法，第一個叫「與人為善」，第二個叫「愛敬存心」，老和尚在講這個愛敬存心的時候，他說這個十種方法積善，其實愛敬存心是基礎。我想大家都很熟，老和尚講了二十二個小時，在鳳凰衛視講的這個《了凡四訓》。

所以從這裡邊我們似乎能找到，為什麼這些祖師大德，為什麼這些佛菩薩都讓我們孝養父母，大家明白這裡邊的意思嗎？孝養父母是修清淨心、煥發愛心、提高覺悟的最有效、最直捷、最方便、最穩妥、最安全的第一步。為什麼？我在學校不行嗎？我談戀愛不行嗎？談戀愛你有性欲、有染污。我做生意，我不能修善心嗎？做生意你有利益。考大學，考大學你有追求，你有名聞利養。家這個地方，父母身邊，在這個五濁惡世，是我們唯一能找到的一個沒有自私自利，父母跟孩子沒有自私自利，父母為孩子沒有名聞利養，父母對孩子沒有所求、沒有五欲六塵，父母對孩子沒有貪瞋痴慢。你看昨天我們「耕心園」的小朋友們在上邊演那棵大樹，父母對孩子是無限的奉予，有求必應。父母對孩子發脾氣有瞋心，出發點也是為了愛你。所以家是唯一一個沒有這四個東西的地方，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。這是第一，修學的環境不一樣，受染污的程度少。

第二，父母對我們的恩情，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」。父母對我們這種大恩大德，給我們生命，給我們身體，給我們帶到這個世間，一把屎一把尿，含辛茹苦，不分白天黑夜照顧我們。如果對這種人你都沒有愛，如果對這種人您都沒有敬，你都沒有誠敬，我們就要問問，您對誰能引出這分真誠心？你說我對父母不真誠，沒有誠敬，我對淨空老和尚有誠敬，假的，那肯定有名聞利養，肯定有夾雜。印光老和尚說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學佛的人沒有不想得利益的。關鍵的問題是，誠敬是因，利益是果，我們就要問，我怎麼誠敬？我想誠敬，我願意誠敬，因為有誠敬我就能得利益。你先從父母身上練起，如果你對父母都沒有誠敬，你說你對佛菩薩有誠敬，假的；你對佛菩薩這種誠敬是假的，所以你不能得到佛教的真實利益；得不到佛教的真實利益，

你就得不到客觀的物質利益跟精神利益，這個利益就包括物質和精神生活。大家看到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從孝養父母把自己的誠敬心引發出來，有了這分誠敬心，把這分誠敬心再擴展到師道。佛教是師道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為什麼？因為孝道幫你把誠敬心引出來，你用這種誠敬心再用到師道上，你就能得到師道的一分利益；你十分的誠敬心用在師道上，你就得到十分的佛法利益，這個邏輯關係絕對是正確的。

所以，昨天老和尚晚上在這開示，我豁然開朗。師道是建立在孝道基礎上，為什麼？沒有孝道就沒有師道嗎？我就強調師道不就完了嗎？為什麼要強調孝道，孝道跟師道有什麼關係？孝道能把你的誠敬心引出來。因為人最容易對父母誠敬，因為他對你最有恩情，他對你最愛，他在你身上花的時間最多，他對你照顧得最細致，所以你的誠敬心最容易出來。換句話說，如果這麼大的愛你的誠敬心都出不來，你說你對佛法有誠敬心，你對師父有誠敬心，不可能。那沒有誠敬心你就得不到利益。這就是為什麼三世諸佛，為什麼印祖老和尚，為什麼我們的淨空老和尚，反覆喋喋不休的勸我們回到家去好好的孝養父母。不是說我們回家去照顧父母，照顧父母的吃喝，不僅僅是這個，照顧父母的起居，養父母的心、養父母的志，不是，不僅僅是這個，是因為你小子沒誠敬心，你要通過這個把誠敬心引出來，你就齊了，一分誠敬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十分利益。

我們都知道江本勝博士的水實驗，我們在杯子上貼個愛字，水的結晶就特別美麗；我們在杯子上貼一個恨你的恨字，這水的結晶就特難看。水是依報，我們的念頭是正報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那我們的公司是依報，我們的財富是依報，我們的健康是依報，我們的家庭是依報，我們的孩子是依報，我們的學業是依報，依報隨著正

報轉，你念頭要愛，你念頭要善，你的依報就善。從哪兒把你的念頭練善了？從什麼地方下手把心給淘洗乾淨，變成一顆愛心？從父母開始，最容易引發愛。因為什麼？有血緣的保證，有這麼多年細心的呵護，最容易引發愛。因為這是天性，父子有親。這種自然的安排你都沒有愛心，都出不來，那種利益的安排、欲望的安排的這種關係，你想把這個心引出來，這不是痴心妄想嗎？

所以我開頭先講十五分鐘，我是怎樣理解為什麼要孝養父母，孝養父母的心是純淨純善的，孝養父母的心是誠敬的，正是從這打下基礎，你的心好，你的心誠敬，你的心善，由此而改變你的依報，你的依報就會愈來愈殊勝。所以說，佛說孝養父母是福田，它能種東西、能長東西，道理在此地。不是迷信，是因為孝養父母的過程是陶冶自己一顆骯髒心的過程，是煥發自己愛的過程。心善了、心愛了、念頭好了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自然而然你的公司就好，你的家庭就好，你的學業就好，你的身體就好。所以，孝道的圓滿是大圓滿。從初發心到成佛，其實就是一個孝字，做圓滿就行了。這是我對為什麼要回家孝養父母，其實什麼東西能跟孝養父母比？沒有任何一件東西可以跟孝養父母比。有沒有一個替代的？沒有。因為這種天然的安排，父子有親就在這，剩下的都不行。你說夫婦有別、朋友有信、兄弟有愛、君臣有義，比這種父子有親差太多了，這個緣太深了，大因緣，成為一家人。所以我們有父母是一筆寶貴的財富，千萬不要離開他們，回到他們的身邊是修行，是淘洗自己骯髒的心，把自己的愛心煥發出來最好的方法、最好的途徑、最穩妥的手段、最方便的竅門。

下面我就向大家匯報，我走到家裡、回到父母家的一些體會和一些故事。我是今年七月底從香港回來以後，回去看父親。老人家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把眼睛給打壞了。當時是在文革動亂時期，眼

睛打出了血，因為治療不及時，所以眼底留了血斑。歲數大了，腦供血不足，導致血斑就愈來愈沉澱，引發了黃斑性病變，看不見。父親的腰又是在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用鋼棍，因為他是在機械工廠，寶雞消防器材廠，那是個機械工廠，生產消防車、消防機械的，把腰又給打折了。父親又走不動道，又看不見東西，我回去看他老人家的時候，他已經八十五歲。

我當時的狀態是什麼狀態？我向大家匯報一下。我十歲那年開始文化大革命，爸爸媽媽就抓進了牛棚。然後一直到五十五歲，今年的七月份，我有四十五年沒跟父母在一起生活過。插隊、考大學、外地工作，然後出國，然後做買賣，最後自己成立家庭搬出去住，等等。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孝養父母，我不知道如何跟父母相處，我不知道跟父母相處要注意哪些問題；換句話說，沒有默契，沒有理解，也沒有這種親情。我跟父母的關係就是給錢，就是一個月回去一趟，爸爸媽媽生日回去一趟。媽媽能出來，請媽媽吃飯，爸爸出不來，一個禮拜最多了，這還是學了佛以後一個禮拜回去一次，沒學佛之前恐怕一個月都回去不了一次，很蜻蜓點水、很表面化。爸爸媽媽有什麼疾苦不了解，他們有什麼喜悅不了解，他們有什麼痛苦不了解，他們有什麼盼望不了解，父母的心是什麼心不知道，父母的願是什麼願不清楚。所以跟父母的接觸就像油和水一樣，不能相容。所以我在二〇〇七年開始學佛之後，在各地講的光盤，他們從來不看。大家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不看，你講得那麼好，在企業落實《弟子規》，做了這麼多工作，聽老和尚的，老和尚又這麼讚歎你。我妹妹最近才跟我說：哥，我們現在開始看你的盤了，我們覺得學佛的人都不孝敬父母。她現在才看我的盤，四年以後，為什麼？您真變了。因為我爸爸媽媽跟我妹妹住，我這四個月天天回家，她看到了一個真正改變自己、真正學佛人他做的工作是什麼

，他的心是什麼心，他對爸爸媽媽是什麼態度，她佩服。所以在爸爸過世之後我們經常有交流。

我父親在世的時候跟我說，他說：小林，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說說。有一個郝師傅，姓郝的郝師傅，是我給我爸爸請的司機。當時沒學佛，是二〇〇五年還是二〇〇四年我忘了，發生了口角，就罵了這個師傅，說出髒話。因為我是老闆，我就把這司機師傅炒掉了。但是那是我給我父母請的司機，他對我爸爸的照顧無微不至，幫助老人家去看病、拿藥、銀行辦存款手續，給老人家洗澡，給老人家買衣服，那是老人家身邊一個貼心的人。也不是怎麼幾句話，可能是他在公司報銷的時候，財務部認為他有些什麼費用好像不合適，我就認為可能他有些什麼作弊還是什麼貪污。那時沒學《弟子規》，「見未真，勿輕言，知未的，勿輕傳」，我是天天都見未真，我天天都知未的，由著性子來，就給他罵出去了。罵走以後我爸爸特別生氣，用現在這個司機的講話，他說胡伯伯巨怒。老人家在過世之前，我們爺倆有過接觸以後，他對我開始有信心了以後，他說：兒子，你還記得小郝嗎？我說我記得。「咱們對不起人家，現在我敢跟你說這話了，因為現在你變了，他對爸爸的照顧，到今天令爸爸感動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小郝，他有困難你千萬別忘了！」當時老爺子跟我說這句話我心裡還不舒服，因為他也罵了我，爸爸媽媽也都罵了，粗話，所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講傷害很大。「將加人，先問己，己不欲，即速已」，你罵人家的爸爸媽媽，人家能不罵你的爸爸媽媽嗎？你要知道你爸爸媽媽讓人家罵了難受，那你能罵別人的爸爸媽媽嗎？所以我當時也是應付我爸爸，我說：行，爸您放心吧。我能不能找到這司機？能找到，但是我不願意，我心裡彆扭，我不願意低下這個頭，我不願意向他承認錯誤。

就在我爸爸走了以後，我在梳理我父親對我的囑咐，這四個月

，我還有什麼東西沒做到的時候，我突然想起了郝師傅。我就給他發了短信，我那個短信是含著淚寫的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說，「郝師傅，我是胡小林，原來罵了您是因為沒學佛、沒學傳統文化。我父親在世的時候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止一次的跟我提出來，你一定要承認錯誤，兒子，咱們真錯了，得向他道歉，他有困難要幫他，他對爸爸太好了，我們是恩將仇報。」我就把這短信寫上。我說，「我是一個不孝敬的孩子，在你的問題上讓爸爸媽媽生了這麼大的氣，我錯了，我改，我承認，希望你能原諒我。我在這代表先父給您磕頭，我懺悔我的罪業，對您造成的傷害我永生不忘。你什麼時候有困難，請記住我這個手機號，你給我發短信，或者你不願意發短信，你通過別人轉給我一樣，我對你就像對我的妹妹一樣，這是老人家的心願。末學常慚愧胡小林，頂禮三拜，再三拜。」懺悔！我這個短信就轉給了我的妹妹，轉給了我的媽媽。自己錯了，爸爸已經不在了，父親這點遺願，你當兒子的，你不孝，你沒有給老人家一個答覆，老人家就走了，不圓滿！我妹妹接到這個短信，給我回了一條短信，「偉大的哥哥，令人尊敬的哥哥。」為什麼？她知道她哥哥是什麼人，今天能夠主動下來給司機承認錯誤，而司機自己本身是存在問題的，不是不存在問題的，今天這些前嫌全部化解，承認錯誤，不孝，給人磕頭。

所以，我們說父母的感受是什麼？你不回到身邊，你真的不知道。你說養父母之志，養父母之慧，你知道你父母哪點沒有智慧嗎？你怎麼養他？你知道他什麼地方不明白嗎？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，過不規，道兩虧」，你怎麼勸爸爸媽媽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什麼地方有過錯，他什麼地方不明白，你怎麼把至善至美的道理教給他？我跟父母在一起就碰到過這事。有一次我在家裡頭，我跟我爸吃完中午飯，我給我爸按摩，我媽媽回來了，垂頭喪氣的。我說：媽，



您怎麼了今天？我媽說：真是冤家路窄，你知道我碰到誰了嗎？我說您碰到誰了？我今天碰到毛主席的女兒李訥了。我一聽我心裡噌一下子，我媽媽跟李訥的過節很深。毛主席當年，在一九六四年的時候，中國那時候農村正在搞「四清」，李訥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。毛主席老人家特別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深入群眾、深入社會，他讓自己的孩子要在群眾當中鍛鍊成長，不願意自己孩子變成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，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享受的一代。他希望他的孩子們能夠深入群眾，能夠知道老百姓的疾苦，關心老百姓，在實踐當中增長才幹，學會做群眾的工作，毛主席的發心是完全正確的。李訥同志下來搞「四清」，這個責任太大了，誰陪著她？毛主席就跟當年的北京市市委書記彭真同志商量說：彭真，我要把我的女兒派到你們北京，參加人民公社的「四清」，你給我派一個有經驗的，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的女同志，信得過的，當她的「四清」工作小組的組長。

我媽媽十四歲參加革命，十四歲就入黨了，是老革命，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。彭真同志一看，選來選去，就是我母親最合適。女同志，在北京國棉三廠，棉紡織廠女工多，幹黨委書記已經幹了十幾年，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，而且現在正在高碑店人民公社搞「四清」，就把李訥同志派給我媽媽了。跟我媽媽說，毛主席三條指示：第一個，不能暴露是他的女兒，不便於她做群眾工作；第二個，不允許讓她入黨，因為我知道她不合格，不要因為我讓她入黨；第三，不許回中南海，一定要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。我母親接到這個指示，那是開玩笑嗎？毛主席的指示。共產黨員老實，特別像我母親這種，一根筋，毛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。李訥同志跟她下去勞動，那個飯得我媽媽吃完了，沒有毒，才能給她吃。彭真同志把他的衛隊長孫叔叔派到那值班，腰裡都別著盒子，生怕出安全

問題，白天得勞動，晚上睡不好覺，熬更守夜。咱們講話那就是公主，那不開玩笑嗎？要是有個閃失，誰擔得起這個責任！

結果文化大革命，江青（就是李訥的母親）在北京工人體育場，萬人批鬥大會上點我媽媽的名字，迫害我的女兒。為什麼？不讓她入黨，不讓她回中南海。在座諸位可能沒有身臨其境，文化大革命有多麼慘烈。我當年十歲，四年級。我媽媽挨鬥，掛著大牌子，戴著鋼帽，我在後面敲鑼，「我是反革命分子萬雲的狗崽子」。我到食堂去吃飯，專門給我開的「黑五類」窗口，能吃白麵大米，它必須得摻上糠，讓你吃糠嚥菜。上學那個教室給我單批一個桌子，你不能跟大家在一起，所有的集體活動你不能參加。我母親最後就抓到了北大，因為她是北大學生。頭全剃光了，關在十幾層的樓裡邊好像是，還是六、七層，我記不住了，樓房。要跳樓，給她刀子就要割腕子，摸電門。據他們說，最多一次一天自殺十三次，不想活了，太冤了覺得。就這麼整我媽媽，從一九六六年開始文化大革命，一直到一九七四年我媽媽才解放，受盡了煎熬，飽受了凌辱。我母親為什麼喜歡我？四年級我母親就瘋了，因為受這刺激，瘋了以後就老想自殺。我怕我媽媽死，我就在我的手上拴一根繩子，把那頭拴在我媽媽的手上。因為我是孩子，睡覺晚上我睡得死，我媽媽只要一起來，我就起來，是這麼懂的事。十歲的胡小林有多孝敬父母，那比五十五歲的胡小林要孝敬得太多太多了，我到今天都沒有恢復到十歲的胡小林那種孝敬父母。

我這次不是老回家嗎？老回家就有跟母親在一起交流的時間，特別溫馨，她就聊起這一段。她說：你還記得嗎？兒子。我說，記得什麼？「有一天晚上，你突然坐起來哭，都下半夜三點了。」我說我哭什麼？「你說媽，您傻呀您？毛主席的女兒妳迫害她幹什麼？妳拍馬屁還來不及，我們學校都知道拍老師的馬屁，妳怎麼不知

道拍毛主席的馬屁？」我媽媽給我講到這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，原來胡小林是有一顆愛心，這麼愛媽媽的一個人，怎麼今天變得這麼冷漠？離開父母的時間太長了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原來的胡小林不是這樣。

回過頭來講，我媽媽是因為李訥瘋的，瘋到什麼程度？我印象當中我小時候，我媽媽吃那西紅柿，連西紅柿的根都吃，天天抱著大笤帚到外邊去掃街，瘋了。最後解放，落實政策，又重新走到領導崗位。不能看劉少奇同志那些，他的兒女們寫的回憶錄，不能看鄧小平的，鄧毛毛鄧大姐寫的《我的父親》，不能看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寫的《一封終於發出的信》，看完以後我媽媽就神經病，神經就錯亂。你想她今天中午見到李訥了，我說：媽，您怎麼見到她了？她說今天一個慈善基金開幕。因為我媽媽是個慈善家，老太太一生做好事，特厚道，請我母親去參加開幕式，社會名流。李訥同志也去了，這就不期而遇，我媽媽要知道有她，她就不去了。見了以後就受刺激了，老太太這一下子把她塵封的回憶又激發起來，她就不行了，不能自己了。

各位同修，如果胡小林不回家，如果胡小林這時候不在母親的身邊，我十歲到五十五歲，四十四年全是這種狀態，媽媽誰來勸？他們會怎麼勸？不了解《弟子規》，沒看過《了凡四訓》，不懂佛法的人怎麼解釋這一段？解釋不到究竟處。我一看機會來了，養父母之慧。我說：媽，您老今天肯定受刺激了。「哎！算我倒楣吧！真是，嗑瓜子還嗑出個臭蟲。」我說：媽，您別這麼說，人有討債有還債，無債不來，這是您跟她過去生當中結的怨，文化大革命就報了。「你少給我玩這套，你媽媽十四歲參加革命，我是一點壞事都沒幹過，我幹嘛要遭這個怨？我幹嘛要遭這個報？」你看，她有問題。我說：媽，人可沒有死，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；魏斯教授輪

迴那書，我都跟您講過多少次了，《前世今生》，您這一輩子沒跟她結過怨，您當好人，上一輩子呢？唐朝的時候、漢朝的時候呢？妳怎麼知道妳跟李訥，妳沒害過人家？「你要這麼講我心裡舒服點，那就是過去我也曾經這麼害過她。」我說：對，媽，無債不來。

「那假定我要沒害過她，她對我這樣呢？你也沒看見，你小子有這個神通嗎？你把那唐朝給我調出來，你看我怎麼害的她。」我說：媽，我是沒這神通，但是佛菩薩有，他是這麼說的；如果說您過去生中沒害過她，妳沒欠過她這個債，《了凡四訓》有一句話，「人無辜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」。媽，人無辜被惡名者，您是無辜被惡名吧？您不是無辜被惡名，您比這還要甚！文化大革命給妳打成走資派、反革命、迫害毛主席女兒的黑幫，您多無辜！全中國我看了這麼多，沒有說誰害毛主席家人的，媽您是唯一的一個。

文化大革命十年，咱們說揪走資派、揪反革命、揪黑五類，誰說揪出來一個害毛主席女兒的第二個人？沒有！我說：媽，您給李訥磕個頭吧。「我憑什麼？」「妳兒子今天發了沒有，生意做得好不好？碰到淨空老和尚學了佛法，身體健康、心情愉快，黃金大大的。」我說您買房子、買車子、請司機、請保姆，那都是李大姐給的錢。她說：你們佛是這麼說的？我說不是佛這麼說，聖賢都這麼說。所以得感謝這些曾經害過我們、冤枉過我們的人，在這個基礎上。因為我媽媽老說你們佛教抹稀泥，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」，憑什麼？錯了就是錯了，對了就是對了，你們怎麼那麼不講原則？我說：媽，它在這個層面上給你理解，您譬如去西單。我就抓住機會，因為我平常給老太太講佛法她不聽，她沒有痛處，她沒有這需要，你拉著她，講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「行了，兒子，我死的時候再說吧！」她給你弄這個。今天李訥這個事是她心病，她特別想聽聽你怎麼說。她說：兒子，今天照顧你爸中午吃完飯，你別走

了，你跟媽一塊睡中午覺，到底給媽媽講講這個李訥是怎麼對我有恩的，你說說。

所以淨空老和尚說，佛菩薩比眾生慢半拍，主動的叫攀緣，被動的叫隨緣。今天我是被動的，媽媽主動留我，因為她想聽聽，怎麼能化解這個衝突，她很痛苦，她有真實的需要，她想聽法。要攔我平常，「媽，行了，我已經陪爸吃完飯了，我這也挺累的，五十五歲的人了，早上六點半就送孩子上學，我這中午還得睡一覺，咱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！」不行，眾生有求，佛菩薩就得應，你回不去了，這不就是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嗎？今天媽媽不希望你回，那就不回去了，晚飯我都得跟您這吃，我非得藉這個事，我得給您講明白，為什麼李訥是我們的恩人。我特別法喜充滿，我終於找到一個我媽媽想聽法的時候，我終於找到一個我媽媽想聽法的契機。你看《了凡四訓》上說，「失言失人，當反吾智」。失人，該說的時候不說，你失人；不該說的時候你說了，你失言。你看這時候就該說了，這時候該說你不說，你不就失人了嗎？你就把媽媽給失掉了，度化眾生的機會你失掉了。這時候老太太願意聽，您想聽幾個小時，我就給您講幾個小時。她說：兒子，你到外邊全是這麼給別人講？那些人得多高興。我說：是！媽，您聽了高興嗎？「我特高興，兒子，我本來想讓你給我拿速效救心丸，我這下不用了，你這話就是速效救心丸」。

這件事情對我的教育很深，我們不在父母身邊，所以為什麼叫孝順？可能有些時候我們一天跟父母在一起沒什麼事，我經常碰到這種情況，坐那發呆，他也不理你，看著電視、打著瞌睡，特別是歲數大，像我爸爸，在電視機前面一打瞌睡，低著頭，嘴裡流著哈喇子，可能就是兩小時，你能嫌煩嗎？順著。躺在床上，你也睡一會兒，你把爸爸叫醒，讓他念阿彌陀佛，他不煩嗎？那是你的意思

，不是他的意思。所以這件事情對我教育特大。不是我們同修找不到度化父母的機會，是因為我們心浮氣躁，沒有在他們身邊共同面對他們所感興趣、他們所困擾、他們所難過的問題。我們想講我們感興趣的事，我們想跟他說我們想說的事，我們並沒有把人家的想放在心上，把人家的需要放在心上，這就是為什麼廣大同修不能得到父母認可。因為你想說的人家不聽，別人想說的你又說不清楚，而且你那時候又不在，或者你又不感興趣，或者你還訓斥別人。那佛法給你帶來的是衝突，給你帶來的是斷溝，你說你的，我聽我的。我原來跟母親在一起，每次回家，都得給老太太抄一個淨業三福第一福，大字，「媽，看看這個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。然後我就給她抄點老法師的墨寶，「媽，您該念念這個了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。「什麼呀你說的是？兒子，我聽不明白，行，謝謝你，放那吧」，這個。她今天不能接受，那是你的意思，不是她的意思。「菩薩所在之處，令眾生歡喜」，她不歡喜，不歡喜問題不出在媽媽這邊，出在你這邊。所以，我媽媽聽了《了凡四訓》這段，人無辜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，我一回家一簽合同，「這又是我當年遭那清白之冤給你帶來的合同吧？」我說：媽，沒錯，就是這麼回事，您知道吧。「兒子，那咱們真得感謝她，我哪天得請她吃頓飯，我得把她先生也請出來。她也挺可憐的，身體特別不好，咱們是不是得吃頓飯，給她帶點錢？」我說：媽，這就對了，真的是這樣，每個人對我們都有恩情。

這四個月跟媽媽在一起，有一天她老人家非常平靜而且深沉的跟我說，她說：兒子，你做到了，你就是活佛。我說：媽，我真的不敢當，我真的不是活佛；有一尊活佛，那就是我的老師，淨空老和尚。我說您覺得我有變化吧？「有變化。」您知道我的變化怎麼來的嗎？老和尚教的，這才教了三年多，不到四年，就這樣了。原

來您兒子什麼德行您是知道的，今洗心革面，老和尚把一個漂漂亮亮的兒子、孝孝敬敬的兒子還到您身邊。我媽說：其實兒子，我心目中最尊重的就是老和尚，我很景仰他，因為我愛你有多深，我就有多尊重他，因為你真好了，他教的，他把我的兒子教好了，我得感謝他。這是第一句話，我敬重老人家。第二，我知道我今天想拜他為師，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學生，因為我還在吃肉，什麼時候等我不吃肉了，我就去拜他為師。我說：媽，您知道嗎？這老和尚的境界，老和尚的境界不得了！他老人家在講經的時候說，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；第二，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；第三，天底下沒有我不該學習的人。媽，這就是老和尚的境界。「我得努力，現在李訥我還不能原諒，我也得爭取原諒她，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」。

我們怎麼報師恩？老師、佛菩薩給我們帶來這麼大的利益，我們怎麼報？第一個報恩的點就是家，讓爸爸媽媽真實的從你的身上看到佛法給你帶來的變化。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，原來是那麼罵郝師傅的一個人，今天對爸爸媽媽這麼孝敬，為什麼？因為佛的教育，因為老和尚的教育，齊了。咱們在替老和尚修福！我給爸爸媽媽帶來這些好的利益、好的福氣，誰帶來的？老和尚是因，我這麼做是果，老和尚通過他的弟子這福修大了，老和尚的福要大，他能走嗎？說，這個人你看福真大，二十多歲就走了，有這麼說的嗎？福祿高壽。所以老和尚要留世多少年，得看老和尚的福。老和尚的福在哪？在弟子身上，學生替老師修福。因為老和尚教育出這麼一個學生，你造福一方，你給爸爸媽媽帶來快樂，你給爸爸媽媽帶來幸福，你給爸爸媽媽帶來康寧，誰修的福？老和尚講經說法修的。他有福他能走嗎？他不會走。所以與其我們擱著屁股在老和尚面前磕、哭、燒香，跟那撞頭，不如回家好好孝敬父母，這是真實的孝養

師父。他老人家最想看到的不是他的壽命，他老人家肯定不願意看到的是名聞利養。他老人家什麼？佛在經上說，供養當中法供養為最，法供養當中什麼為最？依教修行為最，你照他說的去做。

我們回到父母身邊，是修學的好地方。你說回家孝養父母還修行什麼？我們是學佛的了，我們去度家裡人，他們是一片饑荒的土地，我們是雨露甘霖，我們得灑在這片饑荒土地上。您休矣！看一切人都是菩薩，唯你一人實是凡夫，誰呀？胡小林。我剛開始回家的時候，七月底，我可了不得了，我乘願再來，我們家那房頂都快破了，讓我給沖的，牛，大德！帶著一股傲慢習氣。第一件事把我一個大嘴巴搥醒，就是醬豆腐的故事。我爸爸眼睛不好，中午我陪老人家吃飯，老人家特別愛吃醬豆腐，豆腐乳。豆腐乳鹹，他不可能一塊都夾起來放嘴裡頭，他得拿筷子慢慢那麼切點放嘴裡，就著湯、就著饅頭，或者就著米飯吃。他那個眼神，繫毛衣都繫錯了，他能切那個醬豆腐嗎？他能夾那個醬豆腐嗎？那是細活。我就看他特別的彆扭，我說「爸，我給你弄點吧。」我就給他夾了點，夾了點我就放他碗邊。他又對不住這個碗，你到底抹在哪了？喝三口粥都找不著醬豆腐。我說「爸，在這」，我幫他轉碗。我爸喝了，「兒子，別給我弄了。」我不耐煩，我說「爸，在這。」「兒子，沒事，我不吃醬豆腐也可以，我吃點別的，你別忙我了，你都忙一天，挺累。」你這個煩，他有感覺，你不愛他，你沒有設身處地的為他著想，他能有感覺。愛心感愛心，怨心感怨心，他能從你的口氣當中聽出來。爸爸又怎麼了？你看這口氣，帶著鉤，這話裡頭，行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耐煩！這是我經常回去用的語言。我爸以後就不要醬豆腐了。這不要醬豆腐，兒子回來好不容易吃一次，我吃醬豆腐老夾不起來，他一忙我又找不著，找不著兒子就著急，兒子一著急這頓飯你說他還怎麼吃？你體會這個瞎眼的人的體會了嗎



？沒有體會。有一天我這麼做完以後回家，晚上，我跟我的小兒子在餐桌上，因為我也愛吃醬豆腐。我突然想起來，我說：兒子，咱倆閉著眼睛，看看誰能夾起這塊醬豆腐。真的夾不起來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，我的爸爸是這樣一種狀態吃飯，我不僅不幫他，我還不耐煩，什麼東西！這是學佛的嗎？第二天回去，我說：行了，爸，從今天開始，這個醬豆腐我來餵您，您別夾了。

醬豆腐故事沒完。醬豆腐夾起來了，我就抹在爸爸的筷子上，讓他用筷子弄。麻煩！你想這醬豆腐本來就一個火柴頭那麼大，你抹下去又抹不下來，抹半天，我說得了，乾脆我就送到我爸嘴裡。我送進去之後我爸特高興，挺滿意，但是我這雙筷子再放到我嘴裡夾菜的時候我就覺得膈應，這是我爸爸用過的筷子。這我一下子就特別警覺、特別慚愧，怎麼我的筷子我爸爸用過我都嫌髒、我都噁心？老人家一口的假牙，牙也特黑，他捋過那筷子，我拿起來再夾菜。您去西方？玩去吧，沒你的分，有你什麼呀西方？你父母怎麼把你帶大的？你今天回到家照顧父母，您才哪到哪？您這剛回來，給父母餵的第一口醬豆腐，你就這麼嫌棄他。各位同修，我要不回家所謂的孝養父母，我知道我自己的境界不行嗎？不知道！誰教育誰？是爸爸教育我！咱們學佛的知道，他做這種示現，那就是因為你小子不孝敬這顆心感召來的，你缺這一門課。他在你面前示現這麼一個榜樣，讓你通過他的身體力行，通過你跟他相處，你把你這個課補上。你胡小林不僅不慚愧，不僅不感恩，你還嫌棄，你怎麼能是佛弟子！佛弟子，換句話說，有你這樣的嗎？我念一萬聲佛號，我念一千遍《無量壽經》，有用嗎？那是為自己念。爸爸用過的筷子你都不能放嘴裡，你有多大的分別，你有多大的執著，你侈談感恩，你侈談誠敬，你想得到佛菩薩的利益，你想看懂經教上說什麼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不可能，你不相應。

所以我就對治，天天給爸爸用筷子餵菜，我就不僅餵醬豆腐了，我逮什麼我就給他往嘴裡放，他嚥得愈深我愈高興，我拿出來我連飯我都不夾。我原來什麼？弄完醬豆腐我弄湯裡涮一涮我再下去，還沒那麼直捷。我現在不，從他嘴裡出來我就放我嘴裡頭，體會體會，有什麼了不起的，覺得沒什麼，沒什麼異味，跟平常一樣。我慢慢體會老和尚經常說的，世界上本無差別，萬法平等，是我們看錯了、想錯了、說錯了，沒那麼大差別，比醬豆腐好多了。北京的臭豆腐多臭，你胡小林能往嘴裡放，你爸爸的筷子你不能往嘴裡放，為什麼？因為你認為臭豆腐是香的。一切法由心想生，境隨心轉。醬豆腐這故事完了，能拿筷子給爸爸餵飯了，爸爸吃飯的效率提高很多。而且他很歡喜跟我吃飯，因為他方便，你想我平常不回家，妹妹、妹夫在外面上班，媽媽中午也不回來，他跟兩個小阿姨，小阿姨又不上桌，就他一個人在那吃飯，你說誰照顧他吃飯？所以我每天中午，甬管有什麼應酬我全推，這個是雷打不動，十點半離開辦公室，十一點鐘趕回家，一定陪爸爸。第一，一個小時按摩；第二，陪爸爸吃飯；第三，照顧老人家睡午覺，然後我再走。

這是鍛鍊！我才知道我自己不行，功夫不得力，有分別心、有執著，爸爸用過的筷子你不用。謙虛嗎？胡小林。知道不行了吧，回公司還敢跟員工發脾氣嗎？還覺得自己是研究生畢業，我是大老闆，我這一年掙多少錢，我法布施多少錢，我財布施多少錢，我這幾年我施了三千萬，怎麼著？一個醬豆腐不就把你給打倒了嗎？了無功德。感謝爸爸！他老人家要看得見，我能上這一課嗎？所以這種感恩的心就出來了，是他在教我，他多痛苦，他用他的瞎眼來教我，來做一種示現，給我提供一種教學和受教的平台。怎麼感謝爸爸，從小把你拉拔大，到今天臨終前還用瞎眼來教育你，幫助你提高境界，怎麼感這個恩，諸位同修？胡小林不拿出真實的修學功德

，怎麼對得起他老人家？「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」，我們只有自己斷惡修善，成聖成賢，爸爸媽媽才能得到最真實的利益。所以打那以後，這個道理我明白了，孝養父母最好的辦法就是成就自己。所以我每當想犯貪瞋痴慢，每當有五欲六塵的時候，我就想起我那瞎子的父親，他還在教育我，他用他生命最後這一段時間對他兒子還不離不棄，你還好意思嗎？天理能容嗎？不行，不能這樣做了。孝，幫人斷惡，德之本也，不好意思了。因為咱們學了佛，咱懂這道理，爸爸是你的依報，你缺德爸爸眼睛才不好。胡小林真有福，爸爸是瞎子，有這麼說的嗎？你小子福薄，所以爸爸眼睛才瞎；你為什麼福薄？你就是自私自利，那醬豆腐的筷子你都放不進去，你說你不福薄嗎？連爸爸你都不能包容，這才哪到哪！

所以我現在慢慢從爸爸身上品、琢磨。我不去寺院，我也不主張給父親立牌位，我也不弄什麼，我關了門好好修。為什麼？我是爸爸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，我要造惡，這個惡因是爸爸種的；我要利益一方眾生，我要利益大家，這個福是爸爸種的因，我爸爸有這個福、有這個善因，他一定能得善報。如果我一邊燒著香、磕著頭一邊造惡，這個惡是我爸爸帶來的，那我爸爸能享福嗎？沒有我爸爸，我在世界上造不了惡，所以我爸爸是因，我造惡是果，這個惡是我爸帶來的，那我爸就沒福了。你要想讓你爸爸有福，你就別造惡，因為你跟你爸爸是「孝」，上邊是老字的上半部，下邊是兒子的子，一體的，捆在一起的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你好你爸爸就好，你不好你爸爸就不好，這跟你磕頭不磕頭沒關係。所以才明白這道理，就不敢了，爸爸這麼可憐、這麼痛苦在教育我，我還造惡，於心何忍。

而且第二點，誠敬心就出來了。原來對爸爸是可憐、憐憫，最多就到這。老人家不容易，受苦一輩子，文化大革命遭了這麼大的

衝擊，到老眼睛也看不見，腰也走不動，沒有恭敬心。因為我認為他不學佛，我認為他說不出聖賢教育的道理，我是同情他、可憐他、憐憫他。醬豆腐故事完了以後，我才慢慢生起誠敬心，那是菩薩，來度我的，我真是跟他在一起我得到了真實的利益。老和尚我得到真實利益，爸爸我得到真實利益，那你能不感恩嗎？你能沒有誠敬嗎？琢磨吧。所以各位同修回家孝養父母的時候，不要因為一件事情過去就讓它過去，你好好品。你用《了凡四訓》、用《弟子規》、用佛法，把爸爸看成菩薩，把媽媽看成菩薩，他是怎麼教育你的，你通過這個教育得到了多大的利益。你是個善學的人，你是個直下承當的人，你自然就能從爸爸媽媽的身邊學到了佛法、提高境界，那時候你對爸爸媽媽那種誠敬、那種感恩才是真實的。不是說你光給我一個血肉之軀，你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拔大了，那叫情執，那不是法緣，那是情緣。當你提高到這種境界的時候，你把爸爸媽媽看成菩薩，來教育你這個凡夫，你通過他們身上提高了境界。你修學沒有地方鍊，歷事鍊心，爸爸媽媽用他們的老年，用他們不健康的身體，用他們的麻煩，用他們的痛苦來成就你，不得感恩嗎？天底下還有哪些人這麼願意受苦來成就你的？有第二個嗎？沒有了。

所以佛才讓我們孝養父母，所以淨空老和尚說，孝是根中根，所以《孝經》說，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」。為什麼？他們最願意為孩子們示現病、示現死、示現老。還有誰願意在你面前給你上這課？沒有了。這麼好的課程你到哪去學？人生無常，苦！我可不能像我爸爸這樣，我要好好念佛。印光大和尚說，一個「死」字掛在心頭，掛在腦門子上，你念佛就懇切了，念佛功夫就得力。我就看我父親這樣，我就念佛，我怎麼想？我跟我父親差三十歲，他一九二五年生，我一九五五年生，一萬天，一萬天以後的胡

小林就這個樣。你還放蕩，你還放逸，你還不趕快修福？預知時至，身無病苦，你做得到嗎？像你父親這樣的病苦，你能保證你念佛的心不退嗎？你能保證你不受干擾嗎？警鐘長鳴。

回去孝養父母之後，這根弦提起來了，因為天天看老人，天天看病人，天天看臨終的人，那這世間還有什麼迷戀的？什麼東西離不開？什麼東西你能帶得走？你帶不走。你看到父親就看到自己，人生苦，不能再這樣了，下一輩子我可不能這樣，只有我到了西方，我才能救我爸爸，他以後不這樣。你真孝養父母，你得去西方！你愛你爸爸有多切，你愛你爸爸有多深，你念佛就應該有多切，你念佛的功夫就應該有多深。要結合起來你才能救他，不是在他老人家面前哭，不是，不是老人家走了以後，買一個金做的骨灰盒，那都沒用。你好好念佛，把他對你的教育，你受教，化成念佛的動力，你爸得真實的利益。所以我現在念佛很願意念，很得力，非常非常的喜悅，從來沒有過。哪來的？回到父母身邊，孝養父母，從父母身上學來的。這種恩情能夠報嗎？你不去西方作佛作祖，你能報得了這麼大的恩嗎？不可能！

所以從醬豆腐完了以後，有一天，因為我父親是個特別節約的人，他看不見小阿姨給他盛的飯盛多少，盛多了他就多吃，盛少了就得少吃，而且他扒拉不乾淨。老人家當兵的出身，吃完飯都得把桌上這些菜根、糖蒜皮、嚼的蝦皮都得扒拉到碗裡頭。而且他因為牙口不好，他都用魚湯拌飯。有一天他跟那小阿姨不高興，他說：妳看妳們老盛飯盛那麼多，造成浪費，糧食多麼不容易！妳看我吃又吃不下，剩在這怎麼辦？我說：爸，我吃。「算了吧，你別吃了，你好不容易回到家來吃頓飯，你又不吃葷的，弄這黃花魚湯你吃得嗎？」當時我爸看不見，我真嘍牙花子，諸位同修，因為我爸把糖蒜皮跟蝦皮都撥到碗裡頭。我當時想，考驗胡小林的時候到了

，你小子醬豆腐可以了，這個蝦皮、糖蒜皮、黃花魚湯泡的飯你能吃下去嗎？跟諸位同修說，捏著鼻子吃下去的，根本就沒通過嘴，呼嚕（囫圇）就吞到嗓子眼了。我說：爸，我都吃完了。「兒子，真好」。

不行！回去就懺悔，你怎麼今天還那麼大分別心？萬法不生，萬法不滅，這剩飯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你這嘴皮子溜得沒法再溜了，怎麼一到黃花魚泡的這個飯，吃素四年了，為誰吃的？為自己吃的，一到境界現前，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，不靈了吧，那蝦皮我爸爸嚼過的，我真是，嚙的時候真嚙不下去，別人嚼過的東西，又到我嘴裡，不行。打那以後，我有時候外邊請客我就買那日本炸蝦，第二天中午我就給我爸帶點，我爸特別愛吃炸蝦。我其實是什麼？一個是為我爸爸愛吃那蝦，第二我等著蝦皮看我能不能嚼，一直要把自己鍊到沒有這種分別心、沒有這種執著心而後已。我剛開始嚼這蝦皮，還有糖蒜皮，我父親特愛吃糖蒜，你說咱學佛的人不吃糖蒜，糖蒜皮他捋出來放在他的碗裡頭，我再把這糖蒜皮放到我嘴裡我再嚼。後來沒什麼，覺得比那燕窩、魚翅還香，為什麼？自己戰勝自己了。原來分別，現在不分別了；原來噁心，現在不噁心了；原來皺眉頭，現在不皺眉頭了。所以我回家陪爸爸吃飯，我有一個動力，就是吃他老人家的剩飯剩菜，一直吃到我父親過世。真能吃，一點都無所謂。跟諸位說，不僅父親的剩飯能吃，連小阿姨進廚房給我爸添飯，她碗裡剩的飯粒，我都拿起來扒拉扒拉，倒點茶水涮涮送進去。有什麼？什麼都沒有，自己騙自己，可憐！喜悅，原來過不了這關，現在過了，修學的境界有提高。這種提高給我帶來巨大的安慰和鼓勵，行！佛菩薩不騙人，修行得靠個人，只要真幹就能走出一條路，關鍵不幹而已，你要真幹真行。

吃剩飯沒問題，小阿姨剩飯我也能吃了。我媽看得見，她有些

時候中午回來吃，她說：丕林，你知道嗎？你兒子幫你吃剩飯。「我知道，我兒子現在他有境界，人家想法跟咱們不一樣，人家要成佛成祖度眾生，他連剩飯都吃不下去，他怎麼幫助別人？」你看老人家明白。我說：爸，我得給您磕頭，不是您老人家的教育，我怎麼可能有這種境界？諸位同修，我們不回去，我們不來到父母的身邊，我們怎麼找到這麼好的提高境界的修學機會，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卡在什麼地方？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祖師大德跟我們說的，孝養父母、敦倫盡分、愛敬存心、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不是嗎？所以我回到爸爸那的時候，我一看我這個境界，西方極樂世界？您歇菜吧，痴人說夢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你能保證下一輩子投胎當人就不錯，因為淨業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。你到哪去，還用師父跟你講嗎？還用佛菩薩跟你說嗎？你自己就能勘驗出來哪一道你有分。

再往下說，我爸爸六月份做了個尿袋。老人家前列腺肥大，尿動力不足，醫院給做了個尿袋，尿得從身體裡流出來。因為上廁所上不了，晚上起夜五次尿不出來，不去吧憋得慌，去又尿不出來，生活質量極低，晚上睡不好覺，乾脆做一個尿袋。尿袋得把尿袋的尿倒出來，我跟我爸在一起，阿姨每天倒多少毫升，阿姨就拿個痰盂尿盆進來，把那個尿接出去。我就看有些時候因為那管子甩不乾淨，那小阿姨在手上，往身上一擦，我一看，乖乖！這尿都到手上了，這要是我，我行嗎？我能做到人家小阿姨這樣嗎？試不試試？該試試吧。你摸摸爸爸的尿什麼樣，你敢摸嗎？算了，這麼大歲數了，成佛也不一定非得摸尿，那是小阿姨沒辦法。不如人家小保姆的境界！人家特樂呵呵的，「姨父，該接尿了」，接完尿掉在地上，有時候還拿手一抹，往身上一擦。當然是不衛生。什麼叫衛生，什麼叫不衛生？那是菩薩，那小保姆。那我試試吧。打那以後，我一回家，小保姆說：姨父，該接尿了。我說：妳別管，我來，把那

尿盆放那。我爸也看不見，「兒子，算了，你讓她們弄吧，你這忙一天來看看我，我已經很安慰了，這點活不用你幹，她們能幹。」我說：爸，不是為她們幹，不是為你幹，是為我幹，我有這種分別心，我嫌這尿髒。我爸說尿是髒。我說：爸，尿不髒。「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嗎？尿怎麼能不髒？」「爸爸，髒都是人內心髒，所以尿才髒，內心乾淨，它就是甘露。」「行了吧！」爸看不見，我說，爸，那我就開始給你接尿了。「接吧。」接完尿到最後收口的時候，上面有那滴子，趕快拿張紙，紙巾把那口擦擦再放進去，沒敢把那滴子往手上抹。今天又失敗了，這考試又不及格，在尿的面前還有分別，不敢，覺得噁心。現在醬豆腐行了，吃剩飯可以了，尿還不行。諸位同修，修學是一步步的，程度是不斷加深。然後我說怎麼辦？有一天，還剩幾滴，我就用手摸了一下，摸了以後趕快就到衛生間洗，拿肥皂打了。行，今天不錯，摸了小便了，境界有提高。這一天別提過得多愉快，終於可以不念《無量壽經》了。因為念《無量壽經》的目的是提高境界，今天我摸了這個尿，我境界提高。行，不錯，今天的功課完成了，OK。

後來給爸爸按摩，老人家老不願意趴在那按摩，老願意坐在那按摩。我說：爸，你趴下去吧。「不趴了吧，兒子。」趴下去按摩，老人家放了個屁，特臭。臭，我就要開窗戶，一開窗戶，老人家後面兩個禮拜不讓我按摩了，因為他特別怕冷。你這開窗戶，你知道你爸爸有多冷嗎？八十五歲的人，你不理解。因為你正在按摩，你渾身是汗，這一股熱氣上來，你想多噁心，你胡小林哪受得了這個委屈，開了窗戶。我再回家：爸，按摩嗎？「不按了，兒子，你挺辛苦的，咱們就讀讀淨空老和尚的信，說說湯池小鎮，咱們來精神按摩吧。」我說我爸怎麼改章程了，不讓按摩了？後來那小阿姨跟我說，她說：小林哥，你是不是按摩的時候姨父放了個屁，你開



窗戶來著？我說是。「姨父說了，你怕臭，因為他一趴下按摩，他就憋不住。」本來老年人大小便就失禁，你說你讓他不放屁那容易嗎？他不容易，他一放屁你開窗戶，你不真誠，他會用你嗎？你嫌棄他，誰沒自尊心。明白了，這個原因爸爸不讓按摩。我回去了，我說：爸，坐好了您。「坐好了。」我咕咚我就給老人家磕了頭，搥自己嘴巴，啪一嘴巴，「嫌臭、嫌髒，我回來不到這一個月，你看我都幹了些什麼？對不起您老人家，給您按摩，您放屁我還嫌臭，我小時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時候您嫌過我臭嗎？將心比心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是不孝敬，爸，您要是為了成就兒子，您還得讓恢復按摩，您就放屁，您放多少屁我都給您弄，您為我好，要不然我太內疚、太難過了。」我爸說：誰給你說的這事？我說：小易跟我說的（家裡小阿姨）。他說：多嘴！這放屁就是臭，這屋裡冬天那麼悶，關著窗戶誰願意？

我回家，晚上，我說我這個分別心怎麼這麼重？我才知道自己不行，什麼都不是，嫌親爹髒，嫌親爹臭。晚上十一點了，回到家我就看這馬桶，我說你小子忒沒出息，我就拿起我刷牙的牙缸，我就看著馬桶，我能不能舀一杯子水喝下去，徹底把這個臭的問題解決？不能再留了，時不我待，二〇一二馬上就來了，到時候走得了嗎？就這個不清淨，你不想走！你還想在這搞六道輪迴，而且還想去地獄。親爹的你都不能接受，你哪能當人？地獄，阿鼻地獄，無間。《地藏經》白讀了，你不害怕，你想去，你沒個態度，你不當真！你五十五了，你還有多少年，你就按八十五走，你還剩一萬天，一萬塊錢的鈔票你數數，五分鐘不到就數完了，還這麼大執著。一想到這，我就拿起杯子就要舀，一舀，算了吧，萬一不乾淨呢？而且我這一個月進步挺大的，原來從來不行，現在這就可以了，又餵飯，又是醬豆腐，又是剩飯，然後又摸了尿，又接小便，原來沒

幹過。非得喝這水？鬥爭了十五分鐘，就在這個馬桶前面。

不行，今天這水不喝下去不能睡覺。這是立定此志，像淨空老和尚說真幹。你還是有分別，這馬桶水怎麼了？你不是老成天跟人家說嗎？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嗎？萬法平等，萬法一如嗎？喝呀！舀起來了，沒敢舀一杯，那刷牙的杯子太大，舀了三分之一我估計，又是根本就沒經過舌頭和嘴，咕咚就倒進去了，喝下去以後也不知道什麼味，因為沒嘗著。境界有提高，真的，諸位，為什麼？沒什麼！我說這會不會拉肚子？沒拉。而且心裡喜悅，馬桶水都能喝了，那行了，這分別心又小一塊，今天沒白過。你不得感謝父親嗎？不是父親暴露你這個問題，你怎麼知道你哪不行？老人家帶個尿袋，一點自尊心都沒有，不願意出去，為什麼？看到老鄰居、老戰友，看到他掛個尿袋，他覺得沒面子。老人家這麼慈悲，用自己這麼大的痛苦成就你胡小林，這個尿袋，誰得這個尿袋最大的利益？你；誰得這個尿袋最大的痛苦？爸爸。不得感恩嗎？不是老人家跟你這麼大的緣分，來到這世界上，幫你小子度化，你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機會、這麼快的速度提高境界？對父母那種感恩、那種誠敬、那種尊重。因為咱們學佛學四年了，老因為境界不能提高而困擾，爸爸這個病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現，給你找到一個突破口！阿彌陀佛，不是嗎？天無絕人之路，老想成就，找不著機會，爸爸給你機會，你不能拒絕，要迎難而上。

這馬桶水喝下去了。我十月底我去香港看師父，我給師父講到這一段的時候，喝馬桶的水，我嫌爸髒，老和尚五分鐘沒說話，沉著臉，「三世諸佛全是這樣成的」。他說你要講，要講出來。平常不好說這種話，你做到了你要說，你是學生，你要把你的修學經驗，這是善巧方便，怎麼放下煩惱，怎麼放下執著，你有你的辦法，你在孝養父母當中找到了提高境界的方法，你要講出來，讓大家不

是一個單純的感性的孝養父母，上升到理性，上升到發菩提心這個角度。爸爸都不願意度，你能度眾生嗎？他說。爸爸的髒、爸爸的臭、爸爸的尿你都不行，別人能行嗎？我說老師父，我這七月份回去剛三個月，我這差太多了，我這怎麼叫孝養父母？我要照人家王希海老師，中國的十大孝子，照丁嘉麗老師，丁嘉麗老師人家是給爸爸摳大便，乾燥，然後拿出來，大夫問消化怎麼樣，人家還掰開那大便看。我說師父，我這才哪到哪。而且人家丁嘉麗老師不僅給自己的爸爸摳大便，臨床的病人拉不出屎來她都幫著摳。師父說向人學，這善知識！你不要看人王希海、丁嘉麗說不出個頭頭道道，這就是佛行，你不善於學，在你身邊你錯過了。

老和尚說完這話，十月二十八我就回去了。第二天中午接完尿以後，老人家看不見，因為老人家經常要檢查身體，有那小塑膠盒，他接小便他也看不見，我就剩點，就倒那小盒裡，我說：佛菩薩在上，今天弟子我一定要把這杯尿喝下去，證明我有出息，我真想學佛，我真想成祖，我真想去西方！我在衛生間祈請完了，我咕咚一仰脖我就把尿給喝下去了。沒什麼，比那白酒好喝多了，就跟茶水一樣的。那尿不臊嗎？跟啤酒一樣，啤酒也臊；那裡面有沉澱物，你喝茶不是也有沉澱物嗎？怎麼了？哪有什麼善和惡。我喝完尿我就給老法師發了個短信，我說：師父，今天我嘗了我父親的尿，我覺得您說得太對了，我們把這個世界分別成有好有壞、有髒有淨，其實就像您說的，我們看錯了、想錯了、說錯了，您今天這個教導我真認了，是我看錯了，是我想錯了，是我說錯了。老和尚給我回短信：非常如理如法，堅持做下去，從心裡頭放棄跟一切人、事、物，事包括大便小便的對立。從心裡頭放棄跟一切人、事、物的對立，這個小便就是事，這是事，你對立嗎？對立，不行，你嫌它髒，你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問題就出在你這了，你有分別心，你有

執著心，那你能成就嗎？

我跟老和尚說：我這能講嗎？他說：講！末法時期了，講出來，你做到了你就講，講出來教育大家。你雖然做得不多，但是就這一、二件事。我說：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？他說：不可能，怎麼可能什麼人都能做到。深圳大學問卷調查，七千人，說你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？只有四個人把孝養父母放在第一位。老和尚跟我說的。剩下全是什麼出國、做買賣、留學、開公司、成家、買房子。七千人在中國深圳，四個人把孝養父母放在第一位，老和尚說這還得了嗎？小林，你再不出來講，咱們這些人再不呼籲，這個社會到什麼程度了？要說，要做！得，老和尚，您說做咱就做，能不能去西方我不管，反正我知道我現在有障礙。這個障礙克服了，你就能去西方嗎？未必，但是道心得有。不能這麼掛鉤，說我這個小便喝下去我就能去西方了。喝不下小便一定去不了西方，喝下小便未必能去西方。喝下小便是去西方的必要條件，不是充分條件，你說我喝下小便我就能去西方，No，不充分，但是必要，你喝不下一定去不了，喝下未必能去。那怎麼才能去西方，什麼是去西方的充分條件？我只要做到，我就能去。我只要是北京人我就是中國人，北京人是中國人的充分條件，你只要是北京人，一定保證你是中國人。那請您告訴我，怎麼我才能得到去西方的充分條件？信願行，做到了就去，做不到就去不了，充分條件。父母不孝敬，你說你信有西方存在，你是真信嗎？不真信。父母不孝敬，有這麼大的分別心，你願意去西方？你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放不下的尿，你還有放不下的屎，你還有放不下的這些種種拉拉雜雜的分別和執著，你不願意去。你念佛嗎？念佛念什麼？念覺悟。覺悟什麼？娑婆苦，極樂樂。你覺得娑婆不苦，你還想在這待著。為什麼？來到娑婆的因就是因為有妄想分別執著，今天妄想分別執著你放不下，說明你不

想離開六道，那沒什麼別的說的，去不了別埋怨別人，埋怨自己。

所以回到家，首先遇到的就這個問題，從吃飯到爸爸的大小便。小便這關解決了，大便又來了，老人鬧肚子，失禁。有一天回家，一看小阿姨幫著老人家擦，躺在床上，一股臭氣，不開窗不開門。一看父親在那擦大便，轉身我就走了。一走我就又回來，我說別走啊，怎麼又不靈了？這馬桶水也喝下去，小便也嚥下去，怎麼又不靈了？你說這個習氣有多重，稍一不注意就冒頭。得回去呀！我說你，小阿姨是女的，你爸是男的，他多不希望小阿姨擦，爸爸是一個非常要面子的人，你要回去幫他擦多好。我一回去，我說：妳們都起來，我來。我哪會呀，皺著眉頭縮著腳，弓著個肩膀，那是給人擦屎的樣子嗎？毛巾擦完得投，你一投的時候你就得粘屎，不行，噁心，擰著鼻子歪著頭，連水管都對不上那毛巾。境界不行，你說這佛菩薩的安排，你只要小子想成就，他就給你安排這課程，一步一步的引領你深入。完了以後，勉強給小阿姨遞濕紙巾，給小阿姨遞毛巾，然後我去投，我去投那活是最輕的，離大便最遠的我都過不來，味兒！你說能行嗎？

印光老和尚說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薩，我原來是傲慢，我可了不得了，我特自負，我覺得我行，我比別人強。強什麼？王希海你趕得上嗎？給爸爸吸痰吸二十六年，您這才哪到哪！丁嘉麗老師敢給父親摳大便，大便乾燥，你下得了手嗎？「見人善，即思齊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好在有後面這六個字，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給出我們能夠變好的可能性，儘管差得很遠，我們可以慢慢趕上。那這裡邊有一個先決條件，你必須得幹。「見人善，即思齊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這《弟子規》上說的，難道回家孝敬父母跟《弟子規》能脫節嗎？回家孝敬父母不就是落實《弟子規》嗎？你在社會上聽了這麼多的好人、好事，你幹幹，你落實！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聖

與賢，可馴致」，你只要不自暴不自棄，你看咱們講第一句話，「見人善，即思齊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儘管差得很遠，我們能趕上，那請告訴我們方法，我怎麼趕上？「勿自暴，勿自棄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，你只要不自暴自棄，你就能趕上聖賢，給你方法了。你說《弟子規》不完備嗎？從發現問題到幫助你解決問題，這兩句話就夠了。《弟子規》偉大，關鍵是我們做不到而已！你願意讀《華嚴》，你願意讀《法華》，你願意念「大悲咒」，得受用嗎？不得受用。修學是有次第的，修學是有根的。

你想這手弄完了，老父親要吃飯了，手上有味，那一天還吃饅頭，諸位，你說這天無絕人之路吧。我這拿著饅頭，我往嘴上一放，我就聞著是大便的味，你說這怎麼辦？嚥不下，慚愧！印光老和尚說，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，哪生起，到哪去生慚愧心，到哪去找懺悔心？慚愧心就知道錯了，懺悔心知道不二過，改唄，那不就是圍繞爸爸這件事嗎？慚愧！你不回去孝養父母，你不來到父母的身邊，你不讓爸爸給你上這一課。印光老和尚就七十個字，「果能依我所說而行，決定可生西方極樂世界」，這一個字都沒含糊的，「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」是這七十個字當中的一句，做到了沒？無慚無愧。《俱舍論》裡面七十五法，無慚、無愧、不善法，不善心所。不善的心所能去西方嗎？無慚、無愧，大家可以查查丁福保的字典，七十五法當中有不善心所無慚、無愧。無慚，自己不知道內疚；無愧，不怕別人有輿論，說胡小林真不孝，爸爸大便都不敢擦，不怕。無愧，無愧於社會。無慚，自己不知道害羞。學了佛，都跟你說了，你回家不是落實佛菩薩教誨嗎？真幹！

父親大便是個問題，長期便秘。父親大便的時間很長，我一回家有時候他就大便，他一大便就在衛生間裡可能要坐半個小時，有時候會睡著了、摔倒了，弄得滿處都是，有一次我就趕上了。因為

我跟爸爸感情愈來愈深，他原來不會接受我去陪他上衛生間的，「你出去！把門關上。」因為我得扶著他進去，「叫她們來吧。」他慢慢跟你有感情，他就接受你了，他就不願意再找阿姨了。誰不願意用自己的兒子？關鍵是自己的兒子是混蛋，他不願意用；誰當父母的願意用別人伺候？那是你不行，你不爭氣。跟父親感情深，他就敢跟你提要求了，我就陪他坐著。原來是嫌臭，現在他在裡面大便，我可以坐在衛生間，我們爺倆半個小時。他大便時間長，我又怕他睡著了摔倒，我就跟他聊天。這一聊天可聊出很多溫馨的過去的故事，我小時候他怎麼帶我、怎麼教我、怎麼養我，沒有一次我陪父親大便我不掉淚的。他老人家小時候那個愛我，我都忘了，記不得了，被貪瞋痴慢、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染污得太重了，時間太長了。

他說北方冷，他說：兒子。我說：爸，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洗澡洗到十三歲一個大紅的木盆。他說：對。你知道嗎？原來咱家的盆不是這樣的，是鋼種盆，是鋁做的。那時候咱們在京棉三廠住，你小時候。那個盆不隔熱，熱很快就散去，我就想，南方有木盆，我要出差到上海，我一定給孩子買個大木盆。他就到上海出差，上海有個消防器材廠，他到那出差，出完差以後，他專門給我和我妹妹買了個大木盆。我記得有這麼大，有一米直徑，很重的，南方那種盆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，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，上面有個鐵箍子箍著，紅色的。我爸爸說，買到這木盆我特高興。他不是讓我們領情，不是讓我知意，他不是，他在敘述他成功的買到木盆的那段經歷，他已經沒有未來了，他只有過去。買到這個木盆，坐火車。他是一般幹部，他沒什麼軟臥，那時候哪有什麼飛機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沒有，他就坐一個硬臥回來。坐硬臥，他要放了這個盆他就沒法睡，他要睡他就沒地方放這個盆，他就把這個盆放在

臥鋪上，他就坐在旁邊坐了一夜。當時還不是快車，二十四小時才開回北京。他為孩子洗澡。到了家以後，公安部把他接到天安門那地方。公安部在天安門，我們家在北京的慈雲寺，大概十五公里，他老人家騎自行車上班。那木盆那麼重，他哪帶得動，他得把木盆捆在自行車上，推到家的。我今天有車、有司機，我看我爸爸，司機在門口等著，想給爸爸買點心，給司機發個短信，想給爸爸買個加濕器，給司機發個短信。老人家照顧我的時候，他有什麼？他是個普通幹部，他每天要騎自行車來回三十公里上班，無冬歷夏，他帶著這麼重的木盆拿回家來，就怕我和我妹妹洗澡冷。

諸位同修，不回到家，不聽爸爸媽媽跟你嘮叨過去的故事，你怎麼知道你是怎麼長大的？你怎麼知道你小時候你的感冒對爸爸媽媽多重要？你怎麼知道爸爸媽媽有多愛你？聽到這眼淚就下來了。我今天為我兒子我能做到嗎？跟司機呶一下嘴就辦到了，去，超市買個什麼。人家老人家沒這個，人家做出來了，人家是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做出來，「父子有親」，真有親，老人家照顧孩子可圈可點。明天我還會給大家講更多的感人故事，你看看人家怎麼完成父親的責任，人家在怎麼敦倫盡分，你在怎麼敦倫盡分，這不是差距嗎？「見人善，即思齊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你爸爸媽媽的善你都見不著，你說我能見到別人的善，我能向別人的善學習，可能嗎？這是衛生間的故事，他就無意之中給你講述了這麼一段給你買洗澡盆的故事，回去晚上就睡不著覺了。按道理說我今天這麼好的生活條件，身邊有這麼多的服務人員，又是祕書、又是司機，我才給爸爸做到哪？我真的把爸爸關心到我爸爸關心我那種程度了嗎？沒有！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。

那就得來，那就真得跟爸爸幹，真得讓老人家得到真實的利益！我一想最真實的利益是什麼？諸位同修，我拿一台念佛機回家了



，「爸，念佛吧，好好念佛。」我爸說：兒子（給我面子），放那吧。第二天一回家問那阿姨：小易，姨父聽念佛機了嗎？「沒有，你走就關了。」「為什麼不聽？」「姨父說我也不懂為什麼要念佛，念佛有什麼好處我也不明白，這胡小林喜歡，他來我就開，他走我就關上，為了孩子的感受。」這個念佛機不是為老人家念的，是為胡小林的面子念的，兒子不容易，大老遠回來一趟，來看爸爸。我還埋怨他：你看，爸，你小時候給我買過木盆，我現在得給你惠以真實之利，沒有比念佛更真實的利益了，爸。我爸說：兒子，是，我念著呢，你別看我沒出聲，我一直都念著佛。我覺得我念你比念佛好，我想你，每天盼著你回來，一到點的時候你不回來我就惦記你。我出去鍛鍊，一想到你該來家了，我立刻就跟小阿姨說，我得回來等著我兒子。有感情了。原來是什麼？一回家他就說：兒子，走吧走吧，你挺忙的。後來我父親跟我說：你知道我為什麼當初轟你嗎？我跟你在一起我彆扭、我緊張，因為你動不動就老數落我們，了生死出三界，什麼業障重、六道輪迴，特緊張，你一走我們特堵，怎麼了你回一趟家，就不能說點別的吗？

後來有一天，我這個故事就是念佛機跟潔身器的故事。我妹妹跟我打個電話。有一天我回去照顧我父親，嘩嘩嘩外邊來了幾個人，到了家裡衛生間就給老人安了一個大完便可以洗屁股的潔身器，還有溫度，可以調的。因為老人家大便乾燥，特別愛乾淨，自己擦不了，太胖，腰沒有勁兒，眼睛又看不見。我妹妹，人家沒學佛，人家知道老人家需要什麼，人家給買了個潔身器。我爸爸這喜歡、這高興，他說，「我真高興，這科技文明真給我帶來利益了，我這次上大便，我再也不緊張了，我再也不怕不乾淨了；你看你妹妹，不過還有你，都挺孝敬的。」把我捎帶上去的，怕我不好受唄，讚歎我妹妹。回家以後就琢磨了，我爸爸現在需要念佛機還是潔身器

？他老人家最困難的是解大便，一天半個小時、一個小時。他跟我說：兒子，每天解大便是你爸爸一個偉大的工程。太乾燥了，你不想辦法解決他的困難，你把念佛機給他，他能接受嗎？他今天心裡的病是什麼？不如像妹妹一樣給安一個潔身器，暖暖和和的水，溫度還可調，想沖多長時間沖多長時間。你就知道了，學佛人就對嗎？學佛人就不比人家不學佛的人強嗎？未必然也。所以我想的是我爸爸要念佛，那是你胡小林想的，你沒把爸爸的痛苦像妹妹一樣放在心上。佛說的四攝法接引眾生，第一條就是布施，你在布施嗎？念佛機爸爸不需要，爸爸現在需要的是解決上廁所的問題，你幫助他了沒有？你能幫助他嗎？你能。你為什麼沒想到？你為什麼沒想到，你妹妹想到了？這不就有問題了。

菩薩所在之處，令眾生歡喜心，念佛機他不歡喜，潔身器歡喜。你不讓他舒服，你不讓他得到真實的利益，他怎麼能跟著你走？利行，四攝法第三個利行，你要有利益他的行為，你要幫他，他最困難的是上廁所，你在為這上廁所困難做出些什麼？他最想吃的是桃，你給他梨；他最想吃的是米飯，你給他饅頭。為什麼？你有障礙。障礙是什麼？我見，我的成見，我覺得這好，我覺得這重要，你沒放下我。你孝要順，你沒順著爸爸媽媽，沒順著爸爸大便這個問題，你能完成孝嗎？孝是因，順是果；順是手段，孝是目的。老和尚、鍾老師都講得很清楚，你做到了嗎？你沒做到。沒做到怎麼辦？慚愧。慚愧怎麼辦？改！所以回家孝養父母，來到父母身邊，處處是道場，事事是菩提。從餐桌到衛生間，從衛生間到父親的床，從父親的床到父親的沙發，你說哪點不是道場，你說哪點不是菩提路？

時間很快就到了，今天只能匯報到此地，囉囉嗦嗦給大家講點自己家裡的事，希望大家別見笑。阿彌陀佛，謝謝大家。